

一、童話世界

柯錦鋒

從南投縣的水里鄉出來，爸爸開車載著我們北上。我們經過了集集到名間的綠色隧道。道路兩旁，是一棵棵綠意盎然的樟樹，富有詩情畫意，看得我心曠神怡。

青色的山巒綿延起伏，綠色的溪流蜿蜒如帶，道路兩旁，不時出現檳榔樹圍繞的農舍，我看了有說不出的高興。我想，如果我能在這個美麗的地方，那不知有多好哇！

「爸爸，這裡的風景好像是童話世界哦！」美娟叫了起來。

「真的，我也有同感。」我附和。

「好，就讓你們看得過癮。」爸爸把車子停下來。

我們停的地方，前面就有一間農舍。這家農舍建在稻田中央，而圍繞農舍四周的不是磚砌的矮牆，而是一棵棵井然有致的檳榔和香蕉樹。這家農舍有廣大的庭院，庭院前擺放了一輛報廢的牛車。雞的叫聲，鵝的追逐聲，把這家農舍的寧靜氣氛托顯出來。

「這是三合院。」爸爸說：「現在我們來玩一種想像遊戲啦！」

「想像遊戲？爸爸，怎麼玩？」我不知道爸爸在賣什麼膏藥。

「就是閉起眼睛，憑你們的想像力說出感覺。」爸爸說：「好啦！現在就開始。如果你們生長在這裡，你們會怎麼樣？」

爸爸的話說到我的心坎上啦！嗯，如果我生長在這裡會很快樂。白天，我會沿著鄉間小路去上學或是去散步。我會看雲彩的訊息，也會聽溪水的歌聲。夜晚，我會在庭院裡仰視天空的星星，編織著仙女和王子的故事。

對了，這裡的農舍四周栽植了一株株挺拔的檳榔樹和一棵棵的香蕉樹。挺拔筆直的檳榔，很像雄糾糾的衛兵，有這麼多的衛兵保護著我，我會覺得很安全。至於香蕉樹的葉子又寬又大，起風的時候，我喜歡聽它們沙沙的聲音；下雨時，我更願意聽雨點敲打它們的節奏樂。

在這裡，我是一位騎著白馬的王子，我願等待美麗善良的公主

爸爸聽了我的解說後，不住地點頭，「任何人聽了你的敘述以後，都會喜歡這裡的。」

「對啊，我想童話世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」媽媽說。

二、鳳凰木下的回憶

姜聰味

像一把火燒紅了半邊天，小學司令台旁邊的五棵鳳凰木，每一年夏天都忘穿上紅色的大禮服，目送著畢業生踏出校門。

回頭望望，綠油油的校園中夾著那片「紅樹林」。若說整個校園是張大臉，那麼鳳凰花叢便是哭紅的眼，應該是捨不得吧！呵護了六年的孩子即將遠行，祝福之外，還有一份濃濃的不捨，這是任誰都可以理解的。想想以往下課時在大樹下的種種回憶，我也捨不得呀！

鳳凰木是一種落葉型高大喬木，樹幹平實，葉子是長橢圓形的羽狀複葉。校園中的五棵鳳凰木，據說已經有三、四十年的歷史，每年初夏，高大壯碩的枝幹便撐起一把大綠傘，供小朋友在她身旁遊戲跑跳。印象中，班上男生最愛在大樹下玩躲避球，球丟不準，常常把樹幹丟得砰砰響；女生則偏愛跳格子，在泥地上畫個屋子形狀或是方格狀，一隻腳縮起，一隻腳著地的跳去撿拾事先丟出去的石子或瓦片，這兩種遊戲是我們百玩不厭的。偶爾我們也換換口味，踢踢毽子、跳跳繩、捉捉迷藏、玩紅綠燈。每節下課，樹下傳來的笑聲、吆喝聲不絕於耳，和著樹上的蟬鳴、鳥唱，譜出的是夏季裡最難忘的童年樂章。

花開時節，我們又多了一種玩法，就是把鳳凰花瓣壓平，再撕掉花萼的內膜，運用它的黏性將兩片花瓣黏住，插上兩根雄蕊做鬚，一隻蝴蝶就成形了。由於校園裡的鳳凰木已經老了，有一點兒彎腰駝背了，所以我們只要一伸手就構得到樹叢邊緣的花；又由於花開得實在太濃密了，所以我們摘採幾朵，老師也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的不管，所以一季鳳凰花開，足以使小女生的課本、筆記中多出許多紅蝴蝶來。壓乾的蝴蝶送人或留著都好看，畢業前夕我就送出了好多隻給任課的老師及要好的同學，當然同學也有回贈的，如今再翻看畢業紀念冊，鳳凰花蝶彷彿仍對我訴說著往事及友誼呢！

夏末秋初，西風吹起，羽毛一般的葉細雨一樣的灑落，這時是我們最頭痛的時候，因為六年級的外掃區正是鳳凰木下的那片空地。早上我們才拿著竹掃把揮掃一遍，第一節下課，地上又是黃澄一片。放學回家前，花下一番功夫掃淨，隔天一早泥地上又鋪滿落葉。

三、巨大的木耳

劉克襄

在釣魚池遇見一對小彎嘴，站在芒草稈上，冒著雨不停地叫著。然後，飛向巷口人家後院，似乎被大陸畫眉的聲音所吸引而去。以前那兒並未有大陸畫眉的叫聲。自去年入秋以來，記錄的小彎嘴都是三隻或四隻，這樣一對的出現頗耐人尋味。

黑枕藍鵲家族和綠繡眼、極北柳鶯組成覓食團體在林冠上層活動，移動區域極快。黑枕藍鵲常是帶頭者。赤腹松鼠也冒雨在樹幹間活動，以前較少記錄牠在雨中活動過。

小坡池的水量大概有前些時枯水期的兩倍了。野薑花邊的巴拉草和東香蒲一半以上都被淹沒在池水裡。現在池邊已無法穿越繞池進行觀察了。水位一滿，小白鷺阿英也甚少在枯枝上駐足，常不見蹤影。好不容易見著了，牠卻向萬芳社區飛離。以前從未有如此動作，無論如何，繁殖期前應該不會離去的。

連綿的雨水使林子下的落葉表土層，踩起來相當鬆軟而舒服。沿著林子四處尋找腐木、埋木以及枯枝、枯幹，看看那兒是否還有新的菌菇。一個林子若沒有許多腐木以及菌菇，這個林子是多麼可悲啊！那代表著林子一定被開發了，或才廢棄不久，嗅得出人的味道很重。菌菇種類愈多，表示林子已經演化了好一陣，有著一定的林氣了；那兒也是少有人味的。

竹雞在東坡庭園邊的林子大叫，這次次生林並未有回應聲。很顯然，竹雞們的棲息領域大概很寬廣，而且天天不斷地移動，很難斷定位置。

把三天前摘採的馬勃帶回摘採的垃圾堆。帶回家時，我曾切開成三塊檢視身分。後來將三塊湊合，並未特別用什麼黏住，只是澆了一些水。三天後，這顆馬勃不但沒枯死，而且已重新癒合。

在垃圾堆附近再檢視一陣，結果發現了群生的木耳有兩片竟長達十五公分左右，差不多我的手掌大。取出菌類圖鑑比對時，才發現這已是木耳最大的直徑了。再檢視厚度達半公分，一點也不輸人工繁殖的木耳。看來這兒的腐植土十分肥沃，當然雨水更為重要。現在似乎是木耳繁殖最多的季節，菜圃也有一些堆群生的，相當壯觀。下回應該要採摘一些回去煮食了。木耳群生的地方也有一些蘑菇，可惜都已枯萎。此外，還有一朵氈毛小脆柄菇。原先群生於樹幹的那一群，在連綿的雨水中已枯掉。

四、遙遠

林文月

我坐在這張室外用的塑膠椅上眺山望海，恐怕已經有好一會兒功夫了。因為原先那一片一片在陽光下耀眼的波浪，現在看起來已柔和很多，而從左右兩側延伸過來的層層山巒，方才分明是清清楚楚，此刻竟有些煙霧朦朧起來。

這張椅子的高度有些不對勁，或者是那新漆過的白色鐵欄干有些不對勁，埋坐椅中，那條橫的白一色，正好擋在天水相連的部位，把天與水硬是隔絕了。我幾次試著把椅子的位置挪前移後，也只是造成分隔線的高低差別而已。如果直挺起腰身坐著，倒是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山水景象，可是這樣子太累人，所以最後選擇了把椅子拖到欄干邊的辦法，而且索性將兩臂搭靠在這條白欄干上，有時甚至還把頭枕在雙臂上；側眺山水，倒也別有情趣。

我所以敢這樣恣意採取自己喜歡的姿態看山看海，是因為今天下午整個「雅禮賓館」突然變得空寂無人的緣故。那些經常在早餐桌上見面的過客們——有東方人，也有西方人，白皮膚者有之，黃皮膚者有之，更有棕色皮膚的來自各地不同的人——不知為何，今天下午忽然全不見了。猜想：也許有的人正在演講、有的人正在訪問；或許也有人到一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區去購物觀光也說不定。天氣這樣好，實在沒有道理守在這個房子裡。但是，我自己竟然在安排十分緊湊的節目當中，意外地檢到這一整個下午的空白。

午餐後，曾小睡片刻。真是有些不可思議，在臺北經常失眠的我，居然會跑到香港來午睡。大概是連日來天天會見各種各樣的陌生人，無形中增加的心理緊張，今天突獲鬆弛的關係吧！

午睡後，覺得精神爽朗無比，便在賓館內四處走動了一下，却沒遇見一個人；連住在底層的陳嫂那肥胖的身影都看不到，遂上得二樓的這個陽臺來。

起初，我是站著憑欄眺望的。

有人告訴我：在那左右延伸而來的山巒之後，是灣外的海水；海水之外，更有遠山模糊；而在模糊的遠山之外，便是祖國的泥土。

五、慢食

孫心瑜

愛畫畫的人通常很好吃，我也不例外。平常畫畫之餘，除了會到處找美食外，各式料理都勇於嘗鮮，也喜歡自己下廚做菜。而且因為覺得品嘗佳餚得趁熱趁新鮮，所以吃東西的速度很快，看到我吃相的人往往會覺得什麼都很好吃。但童年的我可完全不是這樣。

我的童年在新店度過，地點差不多是在現在的台北捷運大坪林站附近。在當時，剛過景美橋的右邊還是一片稻田跟竹林，田裡種著水稻，處處可見水牛驚驚，橋上偶爾還有人騎馬經過，十分悠閒。而現在儘管玻璃帷幕高樓四起，但舊家整排三層的公寓，依然屹立不搖在一旁的角落裡，感覺時間似乎是靜止的。

而跟當時的社會節奏一樣，小時候的我吃東西速度非常慢，毫無理由的，常常一口飯在嘴裡含很久，每次，全家都吃完了，就剩我一人在餐桌上慢慢磨，媽媽總是等著我洗最後一個碗。而且我吃東西非常挑嘴，菜裡只要有一點點大蒜或是辣味，就絕對不吃，所以媽媽炒一道菜經常必須分兩次；還有起司牛奶等乳製品，我也覺得很噁心，但媽媽嚴格規定每日必吃，我只好捏著鼻子吞下去。沒想到，現在的我卻是無辣不歡，也是起司料理的愛好者。

不過，有一樣不變的是：我從小就喜愛吃肉。那時經濟條件沒有現在寬裕，一餐飯能有一道肉絲炒的菜就很不得了。我總會把肉絲仔細挑出來，留到最後，慢慢品嚐。媽媽也許觀察到我的偏好，在物質不豐的狀況下想方設法，總是有辦法變出我所愛吃的肉食。

媽媽是家政老師，擅長烹調，而且有著廣東人什麼皆可入菜的能耐。她常提起小時候在廣東鄉下沒東西吃，跟舅舅們找地板下方的白蟻或是林間的蜂蛹，串在一起油炸或烤來吃，十分美味。我們雖然不至於得像這樣補充蛋白質，然而餐桌上仍不時有各式各樣的免費肉品：學校實驗室帶回來的解剖牛蛙煮湯，由於還未肢解，在鍋裡的姿勢就像還在池塘裡游泳一般；肉攤老闆送的整顆豬頭骨清燉，我們邊啃豬牙齦肉就邊看著豬眼睛瞪過來；甚至後面軍營士官長自家私宰了狗，紅燒後便熱情的端來與大家分享。